

## 《中国好声音》崛起与落幕：李玟以鬼妹性格戳穿的中国娱乐“大剧本”

所有参与者得接受这场操控。它变成一头综艺界的利维坦。以我为尊，一切得服从，以作为交易。



2022年，李玟参与的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刊登于 2023-09-04

[#中国文化观察#中国好声音](#)

2023年8月25日，在中国大陆网络世界一片质疑、抵制、杯葛，和呼吁高层介入调查的呼声中，始于2016年夏，目前正在播放第八季的综艺节目《中国好声音》终于宣告暂停播出，尽管它曾经一度被视为中国选秀综艺节目中的皇牌。

与其说它是因为赛制不公、或因各种未经证实的黑幕传言压力，而被迫下架，不如说这样的结果是出于早前逝世的“华语乐坛天后”李玟（1975-2023）对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血泪声讨。那近似牺牲程度的结果，触发出中国社会对这档节目空前的情绪抵触，而引爆点正是制作组对待李玟的报复性举动，确实触碰到了中国公众的底线。

情感与冲突，两个曾经被该节目强化并用来输出内容的制作重点，最后反噬了制作方自己。人们可以说，问题的焦点是毫无底线的制作操守，向来唯我独尊、肆意追求流量及话题的制作及比赛规则；但反过来，这煽情导向的促成，一种只求廉价打动的“造假的真实”，又正正是这时代观众乐见的流量密码。

当网友或观众在围观攻坚制作方的非人性之同时，也忘记了正正是观众对所谓综艺真人秀中紧凑情节冲突的认可，对参加者话题的沉迷，培养出巨型资本的滚动和不被约束的怪物。李玟以皇帝新衣式的坦白敢言，试图戳破这娱乐王牌的谎言及其背后的操弄者规条，其悲情结局有目共睹，只是能否持久地唤醒人们对霸权媒体乃至社会掌权方的警觉？

人们可以说问题的焦点是毫无底线的制作操守，向来唯我独尊、肆意追求流量及话题的制作；但反过来，这煽情导向的促成，只求廉价打动的“造假的真实”，又正正是这时代观众乐见的流量密码。



2023年，新一季的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二十年：选秀综艺在中国

“全世界皆为舞台，所有男女不过演员。”

莎士比亚那古典的比喻恰切形容了李玟曾热爱、也痛心抨击的《中国好声音》舞台。一旦上台，或用现代的境遇说，是一进录影棚，由导师到学员便皆得按照所被委派的角色来演。这对具争议性赛制的比喻同样恰当：虽然有赛制，有评判，但最后结果，却不取决于赛事中的表现本身。唯一肯定的是，未必低分的会out，而是不依剧本的人会out，而且再没有败部复活。

选秀类综艺节目在中国近二十年的发展，它的壮大，是伴随著移动互联网的普及而来的饭圈应援经济，客户植入形式，以至庞大的资本投入，这彻底改变了中国电视娱乐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循环，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崛起与落幕正是这发展的缩影。

没有太多人会记起，2003年的《超级男声》，可能才是新世纪这新一波中国选秀式综艺的明确开端。因为2005年第二届的《超级女声》实在太火了，前三甲李宇春、周笔畅、张靓颖的声势席卷全中国，到今天仍有持续知名度，以至大家都把“超女”看成了始祖。而由《超级女声》引发的潮流，除了成为当时娱乐节目的新风尚，还同时带出了两个跟过往综艺不一样的革新。

二十年来，选秀综艺伴随著移动互联网普及而来的饭圈应援经济，客户植入形式，以至庞大资本投入，彻底改变中国电视娱乐的生产方式及经济循环，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崛起与落幕正是这发展的缩影。

一是粉丝团应援的兴起，带起今天不能或缺的粉丝经济，其本质是偶像育成概念的深化，偶像明星的产生由过往从上而下，变成由下而上，相对来自民间的草根演出者，可被粉丝一直力捧到天皇巨星之位。

二是其时一度引伸出的民主讨论：那些年头天真的类比是，那可是中国新时代的一人一票选举，观众通过其时的手机短信去作出投票，高峰票数达800万之境，既是消费同时亦是对偶像的认可。在其他人事都不能选的情况下，这类节目给到公众一个自己终于能选出些什么、能起码对人生有点自控的假象。



李玟不满《中国好声音》的赛制不公。

## 民众：主动被娱乐/蒙骗

一进录影棚，由导师到学员便都得按照被委派的角色来演。虽然有赛制有评判，但结果并不取决于表现。而看点则是被包装放大及戏剧冲突处理的明星真我一面，那是综艺领先娱乐工业的抬头年代。

自此之后，民间选秀综艺，明星真人综艺等等，便以各种形式进入中国娱乐市场。最初仍主要是电视平台，后来当移动互联网更为普及后，综艺与视频网站结连成为新的传播方式，并革新了观众作为粉丝的互动参与能力。

当中，民间选秀主要针对放眼全中国来自普通阶层的海选，一般以歌唱才能为主，后加入各种技能比赛，成为全民话题的，除有《超级女声》，还有《创造101》、《中国达人秀》等。明星真人骚方面则有《爸爸去哪儿》、《中餐厅》（《青春合伙人》）、《明星大侦探》、《极限挑战》、《妻子的浪漫旅行》、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等。

这些节目的看点，是那些被包装放大及戏剧冲突处理的明星真我一面，那是综艺领先娱乐工业的抬头年代。也正是在这段日子，美国媒体学者尼尔·波兹曼（Neil Postman）的《娱乐至死》（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，中信出版社，2015）中文版引进，其论点恰好代表了这种综艺娱乐的诱人死结：

“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，一种是奥威尔式的——文化成为一个监狱，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——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。”

在波兹曼眼中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，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怀疑的“坏人”。所谓“娱乐致死”，首先，是人们自己的主动去被娱乐或蒙骗。



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中国好声音：作为综艺顶峰

一间娱乐制作公司最终能在香港上市，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档王牌节目，这确是综艺娱乐当道，疯狂火速取得资本的案例。

综艺取得成功之后，以卖弄“真实”来娱乐观众的方向便也推陈出新。2012年推出的《中国好声音》尤如结合了上述两个方向，既是民间海选盲评参赛者，又能看到明星导师个性一面，使节目一炮而红，登上综艺节目的顶峰。

彼时的《中国好声音》，无论是制作水平、受欢迎流量到收入效益，都可说达到三赢局面。浙江卫视这档引入自荷兰节目《The Voice》的新爆款，甚至牵动了一整个系列引入外国版权的相似选拔节目，如《我是歌手》、《中国最强音》、《梦想合唱团》、《中国梦之声》、《我为歌狂》、《妈妈咪呀》等等，但同时揭露了中国娱乐综艺的创新缺乏。

那成功有点意想不到，但结果证实是空前的。意想不到，是因为在第一季时，制作方甚至得动用自己公司的资金去进行制作，超过达成共识的收视点才分享利润。空前，是因为口碑热爆，最初几季，最有印象导师时期的那英、汪峰都各有全民熟悉表情或金句（“你的梦想是？”），每周等看新一辑节目，在观看的同时在社交媒体发表意见的网民大有人在。

反映在广告收入方面，则是由第一季试水到其后的大幅增长，以独家冠名价为例，从第一季加多宝6000万人民币赞助（后来得发展出多种名堂去容纳更多愿意挤进来的广告商），第二和第三季已去到2亿和3亿。

而发展至2015至2018的高峰期间，单这档节目，就达至数十亿人民币的收入。一间娱乐制作公司最终能在香港上市，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一档王牌节目，这确是综艺娱乐当道，疯狂火速取得资本的案例。



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潜规则：肆意追求“感动”之极限

参赛者在介绍中说生日礼物是一支结他，情感还远远不够，要改为“人生第一把属于自己的结他”，才能带起情绪波动，发展悬疑性或代入感，吸引观众粉丝的持续关注。

“万恶的资本”是许多评论谈到今次事件时的切入点，但只说了一半。

不错，资本确是把节目拖到另一个难以逆转的难看方向。最基本的，有那些完全不和谐，但依然若无其事的，放在导师座位前的一碗方便面或纸包饮品，更不用说华少那硬生生用急口令说出的和广告商有关的口号。

追求利益最大化来寻找资本及满足商家需求，这样的动力驱动了前所未有的口味、表现形式和格式的扭曲。这是追逐流量与话题的必然后果，为了配合能被剪作短片段在社交平台流通转发，一切都去脉络化，去专业化。焦点是每个“角色”那打动人心的人设，如何可被深化及传播。

这包含了刘欢所投诉的，剪出来的导师和学员分享，基本不见谈论专业音乐或唱功的部份，而变成了每个人的私人故事与矛盾，或励志，或可惜。参赛者在介绍中说生日礼物是一支结他的话，情感远远不够，要改为“人生第一把属于自己的结他”。目的是带起情绪波动，发展悬疑性或代入感，吸引观众粉丝的持续关注。

那情绪的牵动甚至生硬得无以复加，生怕坐在电视机旁或看手机的人不够感动，每次都得有些专门负责展示那些感动的现场观众特写，他们闭眼跟着唱以至流泪，因而甚至有了“陶醉哥”的称号。

《中国好声音》的崛起正是这种“感人叙事”的成功，和所吸纳经济循环的后果，天价的收益，让它有足够资源去提高及厉行这种以我为本的、肆意追求感动极限的说故事方式，并一步步化为潜规则。

另一曾惹来极大争议的，正是高以翔曾参与的极限挑战节目《追我吧》，制作组可动用以千万计的制作成本，在城市中搭建跑步过关的场景，同时为了戏剧效果，得把参加节目的明星体能推向极限。录制期间猝死的高以翔，正是另一位真正为娱乐至死的人物。

浙江卫视



2022年,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图:影片截图

## “鬼妹”与“大剧本”的冲撞

参与者必须要配合“大剧本”去演这故事。它的假,被说成是精心的策划推进。而李玟的发声,源于她在文化上一早就格格不入的“鬼妹”习惯,作为一个在相对较有约束及认可规则的外地娱乐圈过来人。

疯狂的收益使制作条件到导师出场费都可提高(但天价出场费也是掩口费)。为了得到这待遇,所有参与者得接受这场操控。它变成一头综艺界的利维坦。以我为尊,一切得服从,以作为交易。

代价是完全配合“演出”,简直是每个参与者都有一个价。要换取这价值,就得配合。通过找到目标受捧者的亮点,可先锁定某些可塑性强或有背景的参赛者(好多都不是海选而来,而是制作组特别邀请来参加,一些未有全国知名度但具有丰富演出经验的受邀者),研究出他们的话题点后,比赛过程再显露出他们的感人故事。再经毒舌导师调校,结合学员和各组之间的八卦新闻,令真人秀更具“真实”的看头。

而特别编排的赛制,让结果充满意外,奇峰突出,败部可复活,高分的也可能不能晋级。背后逻辑,正是参与者必须得要配合这个“大剧本”去演这故事。它的假,被说成是精心的策划推进。参与者都知假,就当是游戏规则一部份:

于导师而言,那是你收钱做事的一部份;于学员而言,那是你成功出人头地的代价。正是在这潜规则下,李玟那悲伤的呼唤才显出她需付出多大的勇气和代价。

作为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小孩,李玟的发声,源于她那文化上一早就格格不入的“鬼妹”习惯,作为一个在相对较有约束及认可规则的外地娱乐圈过来人。当然,这里也有悬点,就是她也算行走中国大陆市场多年,怎会不清楚这潜规则?

外人并不知情的是,她录制节目时期,身体健康状况如何?是否已去到极端时期?那会否反而令她更有信心要豁出去,不再忍气吞声,能不顾后果的指出不公所在。这是超过单纯的看不过眼,而是不怯于规则的道德控诉。



就算你的呼吸远在千山之外

2022年，李玟参与的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“底气”其实从哪里来？

那种没有约束的唯我独尊力量，自成一体的娱乐王国，要所有人服从、仰望，或被收编。拥权者籍资本的操纵目空一切，而参与者大部分不吭声，乐于共谋，以妥贴保持利得者身份。

显然，后来舆论针对的更多是后续的制作方做法，这才使人最为气结，即制作方可说是以非人道手法去对待演出嘉宾，差不多要一位其时身体状态亟需有人扶的，有 28 年资深演出经验的天后，在舞台上丢面、跌倒。

这种视为复仇或惩罚的举动，无疑是对专业演出者最大的屈辱，也是制作方不能被原谅的罪证。而背后要关心的，其实是制作方竟可以真的以我为主，全然漠视基本行业道德的斗胆。它必然是有一种被称为“底气”的东西。

这种底气，建基于绝对的霸权，那种没有约束的唯我独尊力量，那个自成一体的娱乐王国。要所有人服从、仰望，或被收编。最后舆论的强烈反弹，更多是围观者本能性的对弱者及逝者的同情，但其实观者长久以来，对这造假早已习惯，大家也是喜欢观看这造假的惯犯。

也就是说，制作方和观者，也是共谋。由是，那社会缩影的比喻也越来越清晰。拥权者籍资本的操纵目空一切，而参与者大部分不吭声，乐于共谋，以妥贴保持利得者身份。有人试图挑战，但后果有目共睹。李玟的控诉因而带有更多可供玩味的象征意味，她以生命唤醒的那荒谬世界，才是真正的罗刹海市。

[#中国文化观察#中国好声音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八週年 | 另一個世界仍然有可能

訂閱端傳媒，期待改變的你，  
與亟待突破的我們，共同撐起另一個世界。

8週年尊享會員 特別優惠 **20%OFF**

立即訂閱 →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